北京圖書館藏古籍保護中心

日知錄卷之二十七

漢人註經 史學

左氏觧經多不得聖人之意元凱注傳必曲爲之疏通殆非也鄭康成則不然其於二禮之經及子夏之傳往往駁正如周禮職方氏荆州其浸頴湛註云頴水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溠註云春秋傳曰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儀禮喪服篇唯子不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註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註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

徐禎祥賞 祥齋書畫

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註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士虞禮篇用尹祭註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於禮記則尤多置駮如檀弓篇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註云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註云恃寵虐民非也叔仲衍請繐衰而環絰註云弔服之絰服其舅非月令篇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註云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斷薄刑決小罪註云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龜註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孟秋之月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註云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嘗並秋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郊特牲篇季春出火註云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牧誓社記者誤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註云言日以周

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尸陳也註云尸或詁爲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明堂位篇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註云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註云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禮記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註云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圭子男五寸註云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此其所駁雖不盡當視杜氏之專阿傳文則不同矣經註之中

此節蒙亦深疑之王阮亭本舊說以爲南子即南蒯猶見公山佛肸之意理或然也

可謂卓然者乎

論語子見南子註孔安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祝誓義可疑焉此亦漢人疑經而不敢强通者也

宋黃震言杜預註左氏獨主左氏何休註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如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文公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昏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妾母稱夫人爲合正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又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

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但今考集解中斜傳文者得六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解曰讐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讐乎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迕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惡內之言傳或失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拏傳公子友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解曰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子所愼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鬬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僖十四年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傳遇者同謀也解曰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又事之不然左傳曰繒季姬來寧公怒之以繒子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軍傳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解曰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解曰蔡侯般弒父之賊此人倫之所不容王誅之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於中國者理既不通事又不然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曰明

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不兩立之說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解曰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纂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邪以上皆糾正傳文之失

宋吳元美作吳縝新唐書糾謬序曰唐人稱杜征南顏祕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顏師古本傳今觀其推廣發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乖戾處往往曲爲說以會附之安在其爲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纂誤力裨前闕殆晏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可謂卓識之言

註疏中引書之誤

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峐疏峐當作屺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毛傳引之互相反鄭康成箋詩采蘩引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襢誤作禮記皇矣引左傳鄭公子突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晉士會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誤合爲一事註周禮大司徒引左傳成二年先王疆理諸侯天下誤作吾子疆理天下引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誤作土地

射人引射義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誤作樂記縣士引左傳韓襄爲公族大夫誤作韓須註禮記月令引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誤作九月引詩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誤作受福無疆范武子觧穀梁傳莊十八年引玉藻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誤作王制郭景純註爾雅引孟子止或尼之誤作行或尼之引易鞏用黃牛之革固志也誤以革遯二爻合爲一傳韋昭國語註公父文伯母賦緑衣之三章誤引四章高誘淮南子註引詩鼉鼓逢逢誤作鼉鼓洋洋孔頴達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引孟子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誤作伊尹聖人之和者也蘇軾書傳伊訓引孟子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誤作從流上而忘反謂之游朱震易傳井大象引詩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誤作知我者謂我劬勞趙汝楳易輯聞蹇大象引孟子我必不仁我必無禮誤作我必不仁不義朱元晦中庸章句引詩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誤作至于大王詩集傳閔予小子引楚辭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誤作三公揖讓

朱子註論語夏曰瑚商曰璉此仍古註之誤記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是夏曰璉商曰瑚也享禮註引發氣滿容今儀禮文作發氣焉盈容漢人避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此當改而不改也

孟子有爲神農之言註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仁山金氏

曰太史公六家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集註偶誤未及改

楊用修言朱子周易本義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誤以合虛爲合參原其故乃自荀子註中引來不自韓非子采出也按伍所以合參安得謂之合虛乃合韓非子本誤

姓氏之誤

穀梁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南非姓姓字衍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孔氏父字謚也父非謚謚字衍文

詩白華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字當作姓此康成之誤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乃是曲爲之解耳

朱子註論語孟子如太公姜姓呂氏名尚其別姓氏甚明至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子文姓鬬名穀於菟之類皆以氏爲姓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則併姓氏而爲一矣豈承昔人之誤而未之正與宋自夾漈鄭氏始著氏族畧以前人多未講此故博古圖言州吁姓州而薇宗欲倣周人王姬之號故公主謂之帝姬也

左傳註

隱五年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按子元疑即厲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

昭公不立杜以爲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即以櫟爲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而曼伯則爲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爲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爲二拒以敗王師固即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畧而又資之以巖邑能無篡國乎

十一年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微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解曰欲以弒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非也

桓二年孔父嘉爲司馬杜氏以孔父名而嘉字非也孔父字而嘉其名按家語本姓篇曰宋湣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說文孔从乙从子乙至而得子鄭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康成註士喪禮曰某甫字也若言山甫孔甫甫父通是亦以孔父爲字劉原父以爲已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竊意春秋諸侯卒必書名而大夫則命卿稱字無生卒之別劉原父亦云大夫再命稱名三命稱字亦未嘗以名字爲尊卑之分桓十一年鄭伯寤生卒葬鄭莊公宋人執鄭祭仲杜氏以仲爲名而足字亦拘於例也十七年蔡侯封人卒蔡季自陳歸于蔡名其君於上字其臣於下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爵其臣於上名其君於下也然則孔父當亦其字而學者之疑可以渙然釋矣

君之名變也命卿之書字常也重王命亦所以尊君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解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

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解曰王師敗不書不以告非也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爲尊者諱

六年不以國解曰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焉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國者乎謂以列國爲名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蔣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解曰君楚君也愚謂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

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解曰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愚謂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

莊十二年蕭叔大心解曰叔蕭大夫名按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

庸國叔各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衎字樂父商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爲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

十四年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解莊公子傳惟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按猶有八人者除此四人之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二年山嶽則配天解曰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非也詩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言天之高大惟出嶽足以配之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于朝而鼓于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歷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咎在司歷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

僖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解曰不知其故而問之非也蓋齊侯以爲楚罪而問之然昭王五十一年南征不復至今惠王二十一年計三百四十七年此則孔文舉所謂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者也

五年太伯不從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傳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爲鄭懼齊而新築城因謂之新城也解曰鄭以非時興土功故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但責其非時興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曰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

十五年涉河侯車敗解曰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不祥而詰之耳此二句乃事實非卜人之言若下文所云不敗何待則謂晉敗古人用字自不相蒙三敗及韓當依正義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軍三敗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故曰冦深矣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非也杜氏解但云韓晉地卻有斟酌

十八年秋師還解曰邢留距衛非也狄强而邢弱邢從於狄而伐者也言狄師還則邢可知矣其下年衛人伐邢蓋憚狄之强不敢伐而獨用師于邢也解曰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亦非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觧曰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非也大司馬卽司馬子魚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爲司馬知大司馬卽司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卬下言司馬握節以死知大司馬卽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藐固諫曰知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也

二十四年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爲之田蓋之推旣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楚辭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環縣上之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觧曰不同陳故言及非也及者殊戎翟之辭

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又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卽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漢書律歷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是也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爲蔀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爲蔀首也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蓋取左傳所

謂歸餘於終之意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
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
二年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此卽上文所謂我
辭之者也解謂晉不聽而變計者非
三年雨螽于宋解曰宋人以螽死爲得天祐喜而來告故
書夫隕石鷁退非喜而來告也
七年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解曰畏國人以大
義來偪已非也畏穆嬴之偪也以君夫人之尊故
十三年文子賦四月解曰不欲還晉以傳考之但云成二
國不言公復還晉四月之詩當取亂離瘼矣維以告哀之
意爾

宣十二年宵濟亦終夜有聲解曰言其兵衆將不能用非
也言其軍躁無復部伍
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必言僕大夫者以
君之親臣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解未及
十六年郯之師荀伯不復從解曰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
非也謂不復從事于楚
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敗者壹大恐君
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謂軍大崩爲
壹大及御與車右不同者非
襄四年有窮由是遂亡解曰浞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非
也哀元年稱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于窮門而言以結所

引夏訓之文爾

十年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猶云從楚之盟故也解謂亦兼受楚之勑命者非

十一年政將及子子必不能解謂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堪非也言魯國之政將歸於季孫以一軍之征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豫見之矣

十八年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解曰故經書圍非也圍者圍齊也非圍防門也

二十一年得罪於王之守臣守臣謂晉侯玉藻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解以爲范宣子非

二十三年禮爲隣國闕解曰禮諸侯絕期故以隣國責之非也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緦麻三月言隣國之喪且猶徹樂而況於母之兄弟乎

二十八年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解曰善其不志於貨財非也邵國賢曰此陳氏父子爲隱語以相諭也愚謂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

三十一年我問師故問齊人用師之故解曰魯以師往非昭五年民食于他解曰魯君與民無異謂仰食於三家非

也夫民生於三而君食之今民食於三家而不知有君是昭公無養民之政可知矣

八年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解以輿爲衆及謂欲以非禮厚葬哀公皆非也輿嬖嬖大夫也言輿者掌君之乘車如晉七輿大夫之類馬陳侯所乘玉陳侯所佩殺馬毀玉不欲使衆人得之

十年棄德曠宗謂使其宗廟曠而不祀解曰曠空也未當

十二年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禮也子產能守喪制晉人不奪皆爲合禮解但得其一偏

十五年禍祟之不登叔父焉在言忘其彝器是禍祟之不登惡在其爲叔父乎解以爲福祟不在叔父當復在誰者非

十七年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君之心解以爲安君之災者非

十八年振除火災振如振衣之振猶火之著於衣振之則去也解以振爲棄未當

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有他竟之憂也解謂雖與他國爲竟者非

二十三年先君之力可濟也先君謂周之先王書言昔我先君文王武王是也解以爲劉蚠之父獻公非

二十七年事君如在國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即別立一君惟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范鞅所

言正爲此也解以爲書公行告公至謬矣

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解曰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非也吳越雖同星紀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

定五年卒于房房疑即防字古阝字作𨸏脫其下而爲防宋漢仙人唐公防碑可證也漢書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陽武爲吳防侯字亦作阞

哀六年出萊門而告之故解曰魯郭門也按定九年解曰萊門陽關邑門

十一年爲王孫氏傳終言之亦猶夫槩王奔楚爲堂谿氏也解曰改姓欲以辟吳禍非

亦見古人虛已不偽處今注家必飾說矣

凡邵陸傅三先生之所已辯者不錄

考工記註

考工記輪人註鄭司農云掣讀如紛容掣參之掣正義曰此蓋有文今檢未得今按司馬相如上林賦云紛溶蒞參猗柅從風字作蒞音蕭宋玉九辯蒞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張衡西京賦鬱蒞蔓蔚櫹槮櫹槮而上文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註鄭司農云迤讀爲倚移從風之移正義則曰引司馬相如上林賦弓人居幹之道菑栗不迤則弓不發註同疏其下句亡忘其上句蓋諸儒疏義不出一人之手

爾雅註

爾雅釋詁篇梏直也古人以覺爲梏禮記緇衣引詩有覺

德行作有梏德行註未引
釋言篇郵過也註道路所經過是以爲郵傳之郵恐非古
人以尤爲郵詩賓之初筵是曰既醉不知其郵禮記王制
郵罰麗于事國語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家語苛而麾裘
投之無郵漢書成帝紀天著變異以顯朕郵五行志后妾
當有失節之郵賈誼傳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
也谷永傳封氣悖亂咎徵著郵外戚傳班倢伃賦猶被覆
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叙傳譏苑扞偃正諫舉郵皆
是過失之義列子魯之君子迷之郵者則又以爲過甚之
義文選盧諶贈劉琨詩春同尤良用乏驥騄李善引杜氏左傳註郵無恤王良也尤與郵古字通

國語註

國語之言高高下下者二周太子晉諫靈王曰四岳佐禹
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謂不墮高不堙卑順其自
然之性也申胥諫吳王曰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謂臺
益增而高池益浚而深以竭民之力也語同而意則異
昔在有虞有崇伯鯀據下文堯用殛之於羽山當言有唐
而曰有虞者以其事載於虞書
至于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爾雅釋天九月爲玄註云魯哀公十六
年九月非也當云魯哀公十六年十一月夏之九月

楚辭註

九章惜往日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註謂罪及
父母與親屬者非也蓋懷王以不聽屈原而召秦禍今頃

襄王復聽上官大夫之譖而遷之江南一身不足惜其如社稷何史記所云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即原所謂禍殃之有再者也

大招青春受謝註以謝爲去未明按古人讀謝爲序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註豫讀如成周宣榭之榭周禮作序孟子序者射也謂四時之序終則有始而春受之爾

九思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呂傳舉兮殷周與忌誣專兮郢吳虛此援古賢不肖君臣各二丁謂商宗武下舉傅說者也註以丁爲當非

荀子註

荀子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註云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新序第七卷亦言隴種而退今考之舊唐書竇軌傳高祖謂軌曰公之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爲公所斬畧盡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芒山之戰周文帝馬中流矢驚逸墜地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在此蓋周隋時人尚有此語

淮南子註

淮南子詮言訓羿死於桃梧註云梧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說山訓羿死桃部不給射註云桃梧地名按部即梧字一人註書而前後不同若此

史記註

秦始皇紀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五百石以下秩卑

任淺故但遷而不奪爵其六百石以上之不臨者亦遷而不奪爵也史文簡古兼二事爲一條

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其時已秋歲將盡矣今年不驗則不驗矣山鬼豈能知來年之事哉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謂稱祖乃亡者之辭無與我也皆惡言死之意

始皇崩於沙丘乃又從井陘抵九原今大同邊外然後從直道以至咸陽回繞三四千里而歸谷蓋始皇先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若徑歸咸陽不果行游恐人疑揣故載輼輬而北行但欲以欺天下雖君父之尸臭腐車中而不顧亦殘忍無人心之極矣

項羽紀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言蝱之大者能搏牛而不能破蝨輸鉅鹿城小而堅秦不能卒破

鴻門之會沛公但稱羽爲將軍而樊噲則稱大王其時羽未王也張良曰誰爲大王畫此計者其時沛公亦未王也此皆臣下尊奉之辭史家因而書之今百世之下辭氣宛然如見又如黃歇上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其時秦亦未帝必以書法裁之此不達古今者矣

背關懷楚謂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也

古人謂倍爲二孟子卿祿秦得百二言百倍也解杪齊得十二大夫言十倍也

孝文紀天下人民未有嗛志與樂毅傳先王以爲嗛於志

同皆厭足之意荀子惆然不慊又曰由俗謂之道盡嗛也又曰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又曰不自嗛其行者言濫過戰國策齊桓公夜半不嗛又曰膳啗之嗛於口並是慊字而誤從口大學此之謂自謙亦慊字而誤從言呂氏春秋苟可以慊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亦慊字而誤從人

三年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曰晉陽故城在汾州平遥縣西南言晉陽誤也然此註已見卷首中都下

縣西南此當言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遥縣西南言晉陽誤

文帝前后死竇氏妾也諸侯皆同姓謂無甥舅之國可娶

索隱解非漢書無此句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漢書多有食晦者蓋置置朔參差之失

其云十二月望日又食此當作月耳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謂先共祝詛已而欺負

乃相告言也故詔令若此者勿聽治註並非

孝武紀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

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角獸一曰

元狩云本封禪書是建元元光之號皆自後追爲之而武帝即

位之初亦但如文景之元尚未有年號也

天官書疾其對國謂所對之國如漢書五行志所謂歲在

壽星其衝降婁左氏傳襄二十八年歲棄其次而旅於明

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杜氏解謂失次於北禍衝在

南者也

四始者候之日謂歲始也冬至日也臘明日也立春日也
正義專指正月旦非也
星隕如雨乃宋閔公之五年言襄公者史文之誤正義以
僖公十五年隕石于宋五註之非也
封禪書成山斗入海謂斜曲入之如斗柄然古人語也匈
奴傳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又云匈奴有
斗入漢地直張掖郡
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勝日謂五行相克之日也索隱非
天子病鼎湖甚湖當作胡鼎胡宮名漢書楊雄傳南至宜
春鼎胡御宿昆吾是也三輔黃圖宜春宮在長安城東南杜縣東近下杜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則鼎胡當在其中間也故卒起幸甘泉而行右內史界索隱以
爲湖縣在今之閿鄉絕遠且無行宮
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按此即謂武帝服虔
以爲高祖非
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死於海上非死於泰山下也索隱
所引新論之言殊謬
河渠書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顏音崖崖當作岸漢書
古今人表屠岸賈作屠顏賈是也師古註謂山領象以之
顏額者非其指南山者尤非劉攽已辯之
衛世家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是頃侯以前之
稱伯者乃伯子男之伯也索隱以爲方伯之伯雖有詩序
旄丘責衛伯之文可據鄭氏箋曰衛康叔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周禮九命作伯

然非太史公意也且古亦無以方伯之伯而繫謚者周公召公二伯也其謚則曰文公康公

楚世家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爲楚武王乃自立爲一句爲楚武王爲一句蓋言自立爲王後謚爲武王耳古文簡故連屬言之如管蔡世家楚公子圍弒其王郟敖而自立爲靈王衛世家鄭世家皆云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爲平王司馬穰苴傳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又如韓世家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與此文勢正同劉炫云號爲武武非謚也此說鑿矣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尉佗自立爲南越武帝此後世事爾

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此兩國即謂秦齊也索隱以爲韓魏非也

越世家乃發習流二千習流謂士卒中之善泅者別爲一軍索隱乃曰流放之罪人非也庾信哀江南賦彼鋸牙而鉤爪又巡江而習流不者且得罪言欲兵之

趙世家吾有所見子晰也晰者分明之意易大有象傳明辨晳也即此字音折又音制索隱誤以爲鄭子晳之晳

魏世家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安陵氏魏之別封蓋魏王之使過安陵有所不快而毀之於秦也

孔子世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按玉篇彳部低除饑切祁

低徊猶徘徊也然則字本當作低徊省爲低回耳今讀爲高低之低失之楚辭九章抽思低佪夷猶宿北姑兮低一作徘

絳侯世家此不足君所乎謂此豈不滿君意乎蓋必條侯辭色之間露其不平之意故帝有此言而條侯免冠謝也

建德代侯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當云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國除衍有罪二字

梁孝王世家乘布車謂微服而行使人不知耳無降服自比喪人之意

伯夷傳其重若彼謂俗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淸士之輕富貴也

管晏傳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此言晏子之勇於爲義也古人著書引成語而反其意者多矣左傳僖九年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言荀息之能不玷其言也後人持論過高以荀息贊獻公立少爲失言以晏子不討崔杼爲無勇非左氏太史公之指

孫臏傳重射謂以千金射也索隱解以爲好射非

批亢擣虛索隱曰亢言敵人相亢拒也非也此與劉敬傳搤其肮之肮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街路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謂之虛

蘇秦傳前有樓闕軒轅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

王宮縣諸侯軒縣註謂軒縣者闕其南面

殊而走說文繫傳曰斷絕分析曰殊謂斷支體而未及死

淮南王傳太子卽自刎不殊

俁里子傳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此文誤當依索隱所引戰國策文爲正

甘茂傳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謂歷事惠王武王昭王

孟子荀卿傳始也濫耳濫者汜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洗洋自恣也註引濫觴之義以爲初者非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謂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之意藉此說以干時非有仲尼孟子守正不阿之論也

孟嘗君傳嬰卒謚爲靖郭君以號爲謚猶之以氏爲姓皆漢初時人語也呂不韋傳謚爲帝太后與此同王褒賦幸得謚爲洞簫今亦是作號字用

平原君傳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信陵君傳如姬資之三年謂以資財求客報仇

徒豪舉耳謂特貌爲豪傑舉動非眞欲求有用之士也

蔡澤傳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豈下當有非字

樂毅傳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隣里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語乃不自相規勸而告之隣里此爲情之薄矣正義謂必告者非

按二音俱可存不必合一

魯仲連傳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謂二國貧小生死之禮不備索隱謂君弱臣强者非

楚攻齊之南陽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賈生傳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應劭曰斡音筦筦轉也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斡音烏活反斡轉也義同而音異今說文云斡蠡柄也从斗倝聲楊雄杜林說皆以爲軹車輸斡烏括切按倝字古案切說文既云倝聲則不得爲烏括切矣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並音管賈誼服鳥賦云斡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斡運皆爲轉也楚辭云筦維焉繫此義與斡同字即爲筦故知斡管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括切非也漢書食貨志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師古曰斡謂主領也讀與管同

張敖傳要之置置驛也如曹相國世家取祁善置田橫傳至尸鄉廄置之置漢書馮奉世傳燔燒置亭

淮陰侯傳容容無所倚容容即顒顒字

盧綰傳匈奴以爲東胡盧王封之爲東胡王也以其姓盧故曰東胡盧王

田榮傳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正義以爲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郡治莒史記呂后紀言齊王乃上陽城之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濰水上齊王廣亡

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國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敝卒七千禽敵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復反子臨百姓則古齊時已名城陽矣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謂以橫兄弟之賢而不能存齊

陸賈傳尉佗廼蹶然起坐謝陸生坐者跪也

數見不鮮意必秦時人語猶今人所謂常來之客不殺雞也賈乃引此以爲攻之於子亦不欲久慝當時之薄俗可知矣

袁盎傳調爲隴西都尉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張釋之傳十年不得調如淳訓爲選未盡

扁鵲傳醫之所病病道少言醫之所患患用其道者少即下文六者是也

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按徐廣註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

孝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

武安傳與長孺共一老禿翁謂爾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惜當直言以決此事也索隱以爲共治一老禿翁者非

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之前

南越尉佗傳發兵守要害處按漢書西南夷傳註師古曰

要害者在我爲要於敵爲害也此解未盡要害謂攻守必爭之地我可以害彼彼可以害我謂之害人身亦有要害素問岐伯對黃帝曰脉有要害後漢書來歙傳中臣要害司馬相如傳其爲禍也不亦難矣衍亦宗

汲黯傳愚民安知爲一句

鄭當時傳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謂奏事有涉項王者必斥其名曰項籍也

酷吏傳尸亡去歸葬言其家人竊載尸而逃也謂尸能自飛去怪矣

游俠傳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延陵謂季札以其徧游上國與名卿相結解千金之劍而繫冢樹有俠士之風也

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知予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是以取之雖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註非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說文街四通道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爲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衝跨街衝之路

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椎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

削也滋甚義同徐廣註以爲脩者非

漢書註

漢書敘例顏師古撰其所列姓氏鄧展文穎下並云魏建安中建安乃漢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高帝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註引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此說爲是蓋羽入咸陽而諸侯自留軍戲下爾他處固有以戲爲麾者但云罷麾下似不成文

不因其幾而遂取之訓幾爲危未當幾卽機字如書若虞機張之機

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謂書其平日爲人之實迹如昭帝紀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宣帝紀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是也劉邠改義爲儀謂若今圖貌非

武帝紀元封元年詔用事八神謂東巡海上而祠八神也卽封禪書所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之屬文穎以爲祭太一開八通之鬼道者非

天漢元年秋閉城門大搜與二年及征和元年之大搜同皆搜索姦人也非踰侈者也

昭帝紀三輔大常郡得以叔（卽菽字）粟當賦漢時田租本是叔粟今并口算禊征之用錢者皆令以叔粟當之其獨行於三輔太常郡者不獨爲穀賤傷農亦以減漕三百萬石慮儲偫之乏也

元帝紀永光元年秋罷如淳曰當言罷某官某事爛脫失之是也左傳成二年夏有亦是闕文杜氏解曰失新築戰事

建昭三年戊己校尉師古曰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各有正位而戊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也百官公卿表註亦載二說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己焉按馬融廣成頌曰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爲堅則不獨西域雖平時校獵亦有部伍也又知其甲乙八名皆有而西域則但置此戊己二官爾王莽傳右庚刻木校尉前丙燿金都尉其所名或有所本車師傳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烏孫傳漢徙己校屯姑墨而後漢書耿恭傳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故師古以爲無常治

哀帝紀非赦令也皆蠲除之猶成帝紀言其吏也遷二等同一文法蓋赦令不可復反故但此一事不蠲除也

王子侯表瓠節侯息城陽頃王子師古曰瓠即瓠字也又音孤地理志北海郡下瓠侯國師古曰瓠即執字二音不同而功臣表瓠讘侯杅者師古曰瓠狐同河東郡下作狐讘又未知即此一字否也

百官表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也

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按長水非胡名也郊祀志霸產豐滻涇渭長水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史記索隱曰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因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

昭帝元鳳四年蒲侯蘇昌爲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書泄祕書免師古曰以祕書借霍山非也蓋籍沒霍山之書中有祕記當密奏之而輒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耳山本傳言山坐寫祕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若山之祕書從昌借之昌之罪將不止免官而元康四年昌復爲太常薄責昌而厚繩山非法之平也且如顏說當云坐借霍山祕書免足矣何用文之重辭之複乎

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一姓繁師古曰繁音蒲元反陳湯傳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蒲胡反蕭望之傳師古音婆谷永傳師古音蒲河反蒲元則音盤蒲胡則音蒲蒲河則音婆三音互見竝未歸一然繁字似有蒲音婆左傳定四年殷民七族繁氏繁音步何反儀禮鄉射禮註今文皮樹爲繁豎皮古音婆史記張丞相世家丞相司直繁君索隱曰繁音婆文選繁休伯呂向音步何反則繁之音婆相傳久矣廣韻八戈部中有繁字註曰音薄波切姓也又音煩此字或作繁玉篇繁字亦音步波步丹二切

律曆志壽王候課比三年下謂課居下也下文言竟以下吏乃是下獄師古註非

食貨志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嶽瀆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九數蘇說未盡

國亡捐瘠者瘠古齎字謂死而不葬者也婁敬傳徒見羸齎老弱史記作瘠後漢書彭城靖王恭傳毀齎過禮大戴禮羸醜以齎皆是瘠字則此瘠乃齎字之誤當從孟康之說蘇林音漬是

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益墝地乃久不耕之地地力有餘其收必多所以作代田之法也

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猶云無算言多也

布貨十品師古曰布即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按本文錢布自是二品而下文復截改作貨布之制安得謂布即錢乎莽傳曰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今貨布見存上銳下廣而岐其下中有一孔師古當曰或未之見也

郊祀志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鳴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改曰野雞五行志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壄野同雞皆鳴師古曰雉也竊謂野雞者野中之雞耳註拘於荀悅云諱雉之字曰野雞夫諱恒曰常諱啟曰開史固有言常言開者豈必其皆爲恒與啟乎又此文本史記

封禪書其上文云有雉登鼎耳雊其下文云公孫卿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又云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漢書同此二條並無所諱而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有雉縣江夏郡有下雉縣五行志王音等上言雉者聽察先聞雷聲則漢時未嘗諱雉也

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此說恐非古文偶寓通用偶亦音寓木寓木偶也史記孝武紀作木偶馬而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古人用以事神及送死皆木偶人木偶馬晉相史晨孔廟後碑云飭治桐車馬于瀆上今人代以紙人紙馬又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索隱曰偶音寓酷吏傳匈奴至爲

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可以證寓之爲偶矣

五行志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四當作三古四字積畫以成與三易混猶左傳陳蔡不羮三國之君爲四國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其後鄭獲魯隱按狐壤之戰事在其前乃隱公爲太子時此劉向五行傳誤說班史因之不必曲爲之解

溝洫志內史稻田租挈重挈偏也說文有㓞字註云角一俯一仰意同

楚元王傳孫卿師古曰荀況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按漢人不避嫌名荀之爲孫如孟卯之爲芒卯司徒之爲申徒語音之轉也

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衍一不字當云輒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持者挾制之義而非挾助之解也

季布傳雖近謂令人畏而遠之師古以近爲近天子爲大臣非也

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飲晉靈公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戰國策楚王觴張儀中飲再拜而請凡事之半曰中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中置謂饋之半也上云饋之始至下云饋之罪史記河渠書中作而覺謂工之半也呂氏春秋中關音彎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中酒猶今人言半席師古解以不醉不醒故謂之中失之矣司馬相如傳酒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中半也一人註書前後不同

淮南厲王傳命從者刑之史記作剄之當從剄音相近而訛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剄也

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爲之說

萬石君傳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者反言之也言貴而驕人當如此乎

賈誼傳上數奏其憂謂秦之所憂者在孤立而漢之所憂者在諸侯漢初之所憂者在異姓而今之所憂者在同姓張敖不反故添一貫高爲相句古人文字之密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必古有是語所謂君薨而世

子生者也季桓子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遺腹之爲嗣自人君以至於大夫一也

鄒陽傳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史記作子罕文穎曰子冉子罕也按子罕是魯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冉當別是一人

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按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爲先言於秦王非蒙恬蒙亦非名傳文脫一嘉字

趙王彭祖傳椎埋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恐非

李廣傳彌節白檀彌與弭同馬相如傳於是楚王乃弭節俳佪註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

陵當發出塞廼詔彊弩都尉令迎軍言當俟陵出塞之後乃詔博德迎之

蘇武傳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今人送物與人而託其名於妻者往往有之其謂之賜者陵在匈奴已立爲王故也云惡自賜武蓋嫌於自居其名耳師古註謂若示己於匈奴中富饒以誇武者非

司馬相如傳子虛之賦乃游梁時作當是後梁王田獵之事而爲言耳後更爲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則非當日之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載子虛之言不成一篇結構

張安世傳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謂賀無見存之子而以

按子虛與上林相爲首尾先生以爲不成結構太過矣

安世小男爲子其蚤死之子別有一子乃下文所謂孤孫霸非無子也

杜周傳吏所增加十有餘萬謂辭外株連之人

張騫傳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古人上衣下裳舉裳者執要舉衣者執領

廣陵王胥傳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言孝武帝降憑其身而言

千里馬今駐待路言神魂飛揚將乘此馬而遠適千里之外張晏註以爲驛馬非

嚴助傳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卽下文所云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者也當淮南王上書之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師古曰甲者閩越王弟之名非

朱買臣傳買臣入家中卽會稽邸中也邸如今京師之會館

東方朔傳以劍割肉而去之裴松之註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蘇武傳掘野鼠去皮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

楊惲傳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者以書中有君父送終之語

梅福傳諸侯奪宗如帝摯立不善崩而堯自唐侯升爲天子是也

梅福傳賛殷鑒不遠夏后所聞謂福引呂霍上官之事以規切王氏師古註謂封孔子後非

霍光傳張章等言霍氏皆讐有功晉灼曰讐等也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讎詩正義相對謂之讎左傳僖五年無喪而慼憂必讐焉註讐猶對也律歷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讐也鄭德曰相應爲讐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讐伍被傳賛忠不終而詐讐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讐灌夫

趙充國傳微將軍誰不樂此者言豈獨將軍苟安貪便人人皆欲爲之師古註以微字屬上句讀非

辛慶忌傳衛青在位淮南寢謀謂伍被言大將軍數將習兵未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爲淮南所憚

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于君按今所傳王肅註舜典納于大麓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蓋西京時已有此解故詔書用之章帝即位以太傅趙憙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

于定國傳賛哀鰥哲獄毛詩禮記凡鰥寡之鰥皆作矜此亦矜之誤哲則折之誤也師古以傳中有哀鰥寡語遂以釋此文而以哲爲明哲之哲

龔勝傳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師古曰多設器備恐被發掘爲動吾冢非也古人族葬勝必已自有墓若隨俗人之意更於冢上種柏作祠堂則是動吾冢也蓋以朝代遷革一切飾終之禮俱不欲用

韋賢傳歲月其徂韋孟諷諫詩年其逮耆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孟自言年老慕昔之君子垂令名于後欲王信老成之言而用之

也在鄒詩曰既耆且陋則此爲孟之自述可知

下從者與載送之下如爰盎傳下趙談之下與之共載復送至其家也

尹翁歸傳高至於死高謂罪名之上者猶言上刑

王尊傳猥被其工之大惡謂御史大夫劾奏尊以靖言庸違象共滔天

蕭育傳鄠名賊梁子政名賊猶言名玉謂賊之有名號者也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彊也非

宣元六王傳贊貪人敗類大雅桑柔之詩師古註誤以爲蕩

張禹傳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崇以禹爲親之宣以禹爲敬之故各自得

翟方進傳萬歲之期近慎朝暮謂宮車晏駕故下文即賁麗以爲可移於相也

楊雄傳不知伯僑周何別也謂不知是何王之別子

冠倫魁能能字當屬上句言爲能臣之首

史書之文中有悞字要當旁證以求其是不必曲爲之說如此傳解謝篇中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固乃同之誤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名乃炙之誤有文選可證而必欲訓之爲固爲名此小顏之癖也顏氏家訓云穀梁傳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僖元年有姜仲岳讀刀爲力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爲國所寶與吾苦諍清河郡守邢峙當世碩儒

助吾證之赧然而服此傳剖名之解得無類之

儒林傳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即掌故以百數謂不必皆有行誼而多顯官

貨殖傳爲平陵石氏持錢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如氏苴氏皆平陵富人而石訾亦次之

游俠傳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非也按王尊傳長安宿豪大猾箭張禁酒趙放晉灼曰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今此上文有箭張卧即張禁也君都亦即放也名偶異耳

佞幸傳朕惟嚚膚之恩未忍是取易睽六五厥祟嚚膚言貴戚之卿恩未忍絕

匈奴傳孤僨之君僨如左傳張脉僨興之僨倉公傳所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

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非也彼時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猶今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爲秦人習言故也是矣其言與秦人守者匈奴以轉徙爲業不習守禦凡穿井築城之事非秦人不能爲也大宛傳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亦謂中國人後漢書鄧訓傳發涅中秦胡袁紹傳許賞賜秦胡秦者中國人胡者胡人猶後人之言蕃漢也

去胡來王唐兜師古曰爲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爲王號

按當從顏說杜解不必泥

非也西域傳嬀羌國王號去胡來王

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其時尚未更名當曰臣

囊知牙斯作史者從其後更名錄之耳

故印已壞乃云因上書求故印者求更鑄如故印之式去

新字而言璽

南粵傳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非也

春秋左氏桓公二年傳曰卿置側室杜解側室衆子也文

公十二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

西域傳康居國王東羈事匈奴言不純臣但羈縻事之與

烏孫羈屬意同當用彼註刪此註

宜給足不可乏當作可不乏

外戚傳常與死爲伍言瀆於死

其條刺史大長秋來白之史當作使

丞知是何等兒也言藏之以辨是男非女師古註非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謂何道令太后聞之

終沒至廼配食於左座謂合葬渭陵配食元帝

王莽傳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蓋先幾而去

自稱廢漢大將軍者自稱漢大將軍也下文云亡漢將軍

同此意自莽言謂之廢漢亡漢耳

會省戶下省戶即禁門也蔡邕獨斷曰禁中者門戶有禁

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馬陽平侯

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

語自可喜

右庚刻木校尉刻克同取金克木

敘傳劉氏承堯之後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左氏昭公二十九年傳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師古引士會奔秦其處者爲劉氏則又其苗裔也彫落洪支謂中山東平之獄服虔以爲廢遐王氏非

後漢書註

光武紀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註誰謂未有主也非言此何等賊不足煩主上親擊也

敢拘制不還以奪人法從事言比略賣人口律罪之重其法也（另一條）質帝紀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註儒生爲詩者謂之詩家爲禮者謂之禮家非也謂如詩有齊魯韓毛通齊詩者自以爲齊詩教授通魯詩者自以爲魯詩教授韓毛及五經皆然乃所謂家法耶魯丕傳言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徐防傳言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循今本誤作脩家法是也左雄傳註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此得之矣

安帝紀永初元年九月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贍給東郡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註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按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安帝時未有吳郡止五郡無可疑者註非

馮異遺李軼書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言季文於更始爲親近之

臣當在朝秉政豈得居此一隅註失其指反以爲疏遠非景丹傳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我聊應言然謂邯鄲將帥有此言我亦聊以此言應之不能必二郡之果來也本文自明註乃謂王郎欲發之謬矣

鮑永傳太守趙興歎曰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而鮑永死之豈可害其子也永字誤當作鮑宣

楊厚傳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陰臣謂婦人下文朱阿母是也註陰私也非

郎顗傳思過念咎務消祗悔註祗大也非也按易復初九无祗悔九家本作多古人多祗二字通用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正義曰古人多祗同音左傳襄二十九年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祗

朱浮傳自損盛時損當作捐

賈逵傳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司馬均註云祝詛也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非也言敢于少賓之前發誓乎事之如神明也古人文簡爾

鍾離意傳光武得奏以見霸霸見當作視古示字作視謂以意奏示霸也

張禹傳祖父況爲常山關長曾亦倉攻關城按前漢志常山郡之縣十八其十二曰關後漢志無此縣世祖所省也其地當即今之故關建武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梁節王暢傳今陛下爲臣收汚天下收汚猶左氏傳所謂

國君含垢

李雲傳當有黃精代見註黃精謂魏氏將興也按雲本不知是魏故下言陳項虞田許氏爾黃之代亦自是五運之序王莽亦自以爲祖黃帝也

曹騰傳潁川堂谿趙典等按蔡邕傳作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註堂谿姓也此文衍一趙字趙典本傳是成都人非潁川靈帝初官衛尉卒又黨錮傳云唯趙典名見而已是後漢有兩趙典

文選註

阮嗣宗詠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註趙漢成帝后趙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按成帝時自有趙李漢書谷永傳言趙李從微賤專寵外戚傳班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李亦爲倢伃叙傳班倢伃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倢伃而趙飛燕爲皇后自大將軍王鳳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史傳明白如此而以爲武帝之李夫人何哉

陶淵明詩註

西溪叢語陶淵明詩云閒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燕王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求事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琅邪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非也此詩上文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下文云生有

高世名既沒傳無窮其爲田疇可知矣三國志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泰一作春若田生游說取金之人何得有高世之名而爲靖節之所慕乎

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是用方望辭隗顒書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

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多謝者非一言之所能盡今人亦有此語漢書趙廣漢爲京兆尹常記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爲我多問趙君誣多問者言殷勤若今人千萬問訊也

李太白詩註

李太白飛龍引雲愁海思令人嗟是用梁豫章王繇聽雞鳴辭雲悲海思徒掩抑胡無人篇太白入月敵可摧是用北齊書宋景業傳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二事前人未註太白詩有古朗月行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王伯厚引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是則然矣而又云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又曰海動山傾古月摧此所謂古月則明是胡字不得曲爲之解也然太白用此亦有所本晉書符堅載記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此其本也或曰析字之體止當著之讖文豈可以入詩乎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古詩固有之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昔人譏其以飛將軍翦截爲飛

漢書叔孫通稱叔孫魏生亦此義

將者然古人自有此語後漢書班勇傳班將能保北鹵不爲邊害乎後魏唐永正光中爲北地太守數與賊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竝以將軍爲將（北魏主詡）

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單于是地名通典麟德元年（高宗）改雲中都護府爲單于大都護府領縣一曰金河有長城有金河李陵臺王昭君墓舊唐書突厥傳車鼻既破之後突厥盡爲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都護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新書言磧以北蕃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爲之長衆稍盛即建言願以諸王爲可汗遥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即睿宗）爲單于都護（裴行儉傳突厥阿史德溫傳反單于管內一十四州並叛應之范希朝傳單于城中舊少樹希朝于他處市柳命軍人種之俄遂成林田歸道傳默啜奏請六胡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則天不許回紇傳遣使北收單于兵馬倉糧）

通鑑註引宋白曰唐振武軍舊單于都護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唐平突厥於此置雲中都督府後改單于府新唐書地理志曰唐之盛時（明皇）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徐九皋詩題曰送部四鎮人往單于崔顥詩題曰送單于裴都護赴西河岑參輪臺即事詩輪臺風物異地是古單于是也

杜子美詩註

寄臨邑舍弟詩徐關深水府送舍弟頴赴齊州詩徐關東海西徐關在齊境今不可考左傳成公二年齊師敗于鞌齊侯自徐關入十七年齊侯與國佐盟于徐關而復之行次昭陵詩威定虎狼都註引蘇秦傳秦虎狼之國甚爲無理此乃用秦本紀贊據狼弧蹈參伐參爲白虎秦之分星也

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謂武韋之禍指麾安率土蕩滌撫洪鑪謂玄宗再造唐室也本於太宗之遺德在人故詩中及之錢氏謂此詩天寶亂後作而改鐵馬爲石馬以合李義山詩昭陵石馬之說非矣其朝享太廟賦曰弓劍皆鳴汗鑄金之風馬此在未亂以前又將何說必古記有此事而今失之爾今昭陵六馬見存皆琢石爲屏而刻馬於上其文凸起非金馬也乾陵石馬亦然

奉贈韋左丞丈詩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顏氏家訓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惟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勲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

高都護驄馬行安西都護胡青驄魏書吐谷渾傳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是也

送蔡希魯還隴右詩涼州白麥枯杜氏通典涼州貢白小麥十石

天育驃騎歌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淸峻遂令大奴守天育別養驥子憐神駿按史言玄宗初卽位牧馬有

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開元十三年玄宗東封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嘉毛仲之功加開封儀同三司是景順特毛仲之副爾今斥毛仲爲大奴而歸其功於景順殆以詩人之筆而追黜陟之權乎

哀王孫詩但道困苦乞爲奴南史齊明帝爲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眞子眞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不許而死

朔方健兒好身手顏氏家訓塡世離亂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

大雲寺贊公房詩祈祈國多狗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陳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戰國策江乙以狗喻昭奚恤

晚行口號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劉辰翁評曰人知江令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將已達官矣自梁入陳自陳入隋歸尚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著一梁字而不勝其愧矣詩之妙如此豈待罵哉按陳書江總傳侯景寇京都詔以總權兼太常卿臺城陷總避難崎嶇至會稽郡復往廣州依蕭勃及元帝平侯景徵總爲明威將軍始興內史會江陵陷不行總因此流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陳文帝以中書侍郎徵還朝以本傳總之年計之梁太清三年己巳臺城陷總

年三十一自此流離於外十四五年至陳天嘉四年癸未還朝總年四十五即所謂還家尚黑頭也總集有詒孔中丞奐詩曰我行五嶺表辭鄉二十年子美遭亂崎嶇暑與總同而自傷其年已老故發此歎爾何暇罵人哉傳又云京城陷入隋爲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去禎明三年已酉陳亡之歲又已五年頭安得黑乎其臺城陷而避亂本在梁時自不得蒙以陳氏何罵之有且子美詩有云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有云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有云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亦已亟稱之矣李義山贈杜牧之詩云前身應是梁江總此又何所譏哉北征詩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漢書劉向傳引詩密勿從事師古曰密勿猶黽勉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不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文之妙自八股學興無人解此文法矣

此真博通之論諸傳記中未易枚舉

晚出左掖詩騎馬欲雞栖蓋欲效古人敝車羸馬之意後漢書陳蕃傳朱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贓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語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雞栖言車小也余聞之張錦衣紀云唐庸豫高都公楊府君碑銘曰獬豸之角初見觸邪雞栖之車遠聞疾惡垂老別詩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土門在井陘之東今獲鹿縣西南十里杏園度在衛州汲縣臨河而守以遏賊使不得度

皆唐人控制河北之要地也舊唐書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史思明遣薛岌圍令狐彰于杏園李忠臣爲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今河南徙而故蹟不可尋矣唐崔峒送馮將軍詩想到滑臺桑葉落黃河東注杏園秋

秦州雜詩西戎外甥國註引吐蕃表稱外甥爲證按册府元龜載吐蕃書皆自稱外甥稱上爲皇帝舅開元二十一年從公主言樹碑於赤嶺其碑文曰維大唐開元二十一年歲次壬申舅甥修其舊好同爲一家則盟誓之文詔勅之語已載之矣

胡舞白題斜按南史裴子野爲著作舍人時西北邊邊有白題國遣使蹤岷山道入貢此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頻陰侯斬白題將一人服虔註云白題胡名也然則白題乃是國名梁武帝普通三年白題國遣使獻方物册府元龜白題國在滑國東而此詩以爲白額儻亦詞家所謂借用者乎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醪南史庾杲之傳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名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雒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

送鄭虔貶台州司戶詩酒後常稱老畫師舊唐書閻立本傳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召立本令寫鳥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賈筆論孤憤嚴君

賦幾篇是用史記賈誼至長沙弔屈原事漢書藝文志嚴助賦三十五篇

古人經史皆是寫本久客四方未必能攜一時用事之誤自所不免後人不必曲爲之諱子美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本用濟南伏生事伏生名勝非虔後漢有服虔非伏也示獠奴阿段詩曾驚陶侃胡奴異蓋謂士行有胡奴可比阿段胡奴侃子範小字非奴也又如上兜率寺詩何顒好不忘當是周顒見葉少蘊避暑錄話

佐還山後寄詩分張素有期後魏高允徵士頌在者數子仍復分張北史蠕蠕阿那瓌言老母在彼萬里分張後周庾信傷心賦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

蜀相詩三顧頻繁天下計入衡州詩頻繁命屢及蜀志費禕傳以奉使稱旨頻繁至吳晉書刑法志詔旨使問頻繁山濤傳手詔頻繁文選庾亮讓中書令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潘尼贈張正治詩張生抜幽萃頻繁登二宮陸雲夏府君誄頻繁幃幄答兄平原書錫命頻繁唯費禕山濤二傳作煩蓋後人減筆爾

題郭明府茅屋詩頻驚適小國左傳僖公七年楚文王戒申侯無適小國

寄韓諫議詩色難腥腐餐楓香漢書佞幸傳太子齰癰而色難之

送李卿詩上四句謂李卿下四句乃公自道晉山雖自棄

是用介之推入縣上山中事

傷春詩大角纏兵氣後漢書董卓傳贊矢延王輅兵纏魏象

鉤陳出帝畿水經注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鬬訟兵陳者舊把天衣南齊書輿服志袞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朱末用繡及織成齊建武中乃彩畫爲之加飾金銀薄時亦謂爲天衣梁庾肩吾和皇太子重雲殿受戒詩天衣初拂石豆火欲然薪唐姚元景光宅寺造佛像讚姜被承歡曳天衣而下拂

贈王二十四侍御詩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勻南齊書張融傳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修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

八哀詩長安米萬錢漢書高帝紀關中大饑米斛萬錢食貨志米至石萬錢

解悶詩何人爲覓鄭瓜州公自註今鄭秘監審劉辰翁曰因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謬甚按瓜洲唐時屬潤州非金陵別有考在第三十一卷且其字作洲非州也本文並無金陵即令祕監流寓金陵遂可以二百里外江中之一洲爲此君之名號乎唐書地理志瓜州晉昌郡下都督府武德五年析沙州之常樂置屬隴右道蕭嵩傳開元十五年吐蕃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以嵩爲兵部尚書河西節度使嵩奏以

命張守珪爲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張守珪傳以戰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瓜州爲都督府以守珪爲都督岑參爲宇文判官詩君從萬里使聞已到瓜州蓋必鄭審嘗官此州故以是稱之今不可考矣

夔府書懷詩蒼生可察眷列子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眷睫之間而得其情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舊唐書郭山惲傳中宗引近臣宴集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胡三省註通鑑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爲舞中宗神龍二年三月并州清源縣尉呂元泰上疏言比見都邑坊市相率爲渾脫駿馬扭服名爲蘇莫遮非雅樂也

遣懷詩元和辭大鑪楊雄鮮難陶冶大鑪

秋興詩直北關山金鼓震史記封禪書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

波漂菰米沈雲黑梁庾肩吾奉和皇太子納涼梧下應令詩黑米生菰葉青花出稻苗

久居夔府將適江陵四十韻擺闔盤渦沸鬼谷子有捭闔篇捭擺古今字通

哭李尚書詩奉使失張騫舊唐書房琯王惲傳惲孫之芳幼有令譽頗善五言詩宗室推之開元末爲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祿山反自拔歸西京授

右司郎中歷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元年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歸除禮部尚書尋改太子賓客

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五臣註文選招隱士曰屈原與楚同姓故云王孫

宴王使君宅詩留歡卜夜閒閒字當從月甫父名閑自不須諱此閒字說文閒隙也閒暇之閒本從隙生義祇是一字至日遣興詩朱衣臭在殿中間音異字同

韓文公詩註

韓文公游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詩側耳酸腸難濯澣是用詩柏舟如匪澣衣秋懷詩感感抱虛警是用陸士衡歎逝賦節循虛而警立註皆不及

通鑑註

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賦於民而食者取之於民也人二雞子者每人令出二雞子也胡氏未註

幾能令臧三耳矣言幾令人以爲實有三耳

漢武帝太初三年膠東太守延廣爲御史大夫註延廣史逸其姓按延即姓也三十九卷南鄭人延岑註延姓岑名四十五卷有京兆尹南陽延篤

諸葛亮出師表云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所謂敗軍乃當陽長坂之敗其云奉命則求救於江東也註乃云事見上卷文帝黃初

公洵解人亦由讀書故耳

四年非

虞翻作表示呂岱爲愛憎所白語出吳書註曰讒佞之人有愛有憎而無公是非故謂之愛憎愚謂愛憎憎也言憎而並及愛古人之辭寬緩不迫故也又如得失失也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利害害也史記吳王濞傳擅兵而別多佗利害緩急急也史記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游俠傳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成敗敗也後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同異異也吳志孫皓傳注蕩異同如反掌晉書王彬傳江州當人强盛時能立異同贏縮縮也吳志諸葛恪傳一朝贏縮人情萬端禍福禍也晉歐陽建臨終詩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皆此類

庾亮出奔左右射賊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註曰言射不能殺賊而反射殺柂工自恨之辭也非也亮意蓋謂有此善射之手使著賊身亦必應弦而倒耳解嘲之語也

宋明帝泰始三年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暠帝遣輔國將軍劉懷珍浮海救之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于洋水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註云洋水即巨洋水按不其城在今即墨縣西南而巨洋水乃今之巨蔑河在臨朐益都壽光三縣之境與黔陬不其相去三四百里安能以百騎而襲取之乎水經注云拒艾水出黔陬縣西南拒艾山又謂之洋

洋水膠州志曰洋河在州南三十里發源鐵橛山東流入于海此即懷珍所屯軍處耳

梁武帝大通二年魏爾朱榮欲討山東羣盜請勅蠕蠕主阿那瓌發兵東趨下口以躡其背註云下口蓋指飛狐口非也此即居庸下口一百六十六卷註曰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濕餘水出上谷沮陽縣之東南流出關謂之下口

周王從宏問鄭譯曰我廟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謂由此二人也下云因言軌捋須事亦是譯言之也故軌見殺而孝伯亦賜死註以宇文孝伯屬下讀而云孝伯何爲出此言誤矣

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註云將使之定揚州非也楊者隋姓下條云劉武周爲定楊天子郭子和爲平楊天子猶言定隋平隋爾楊字从木

武后永昌元年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陽陵曰明義陵註云武氏之先葬文水士彠及其妻葬咸陽非也后父士彠葬文水母楊氏葬咸陽後章德改名昊陵明義改名順陵其碑文云然

劉肅大唐新語中宗宴興慶池侍宴者並唱迴波詞給事中李景伯歌曰迴波詞持涸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首二句三言下三句六言蓋迴波詞

體也今通鑑作廻波爾時酒巵恐傳寫之誤

唐穆宗長慶元年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平薊嬀檀爲一道瀛莫爲一道註云營州治柳城道里絕遠劉總奏以爲一道必有說按唐書地理志營州柳城郡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曆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意者中唐之世復僑治於幽薊之間而史家自天寶亂後於東北邊事畧而不詳故今無所考耶

李茂貞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爲宮殿妻稱皇后註曰自爲岐王而妻稱皇后妻之貴踰於其夫矣竊謂此事理之必不然皇后乃王后之誤

後漢高祖紀吳越內牙指揮使諸溫註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有諸縣蓋以邑爲氏也非按越有大夫諸稽郢

周太祖廣順元年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今兄者太祖自謂也事已至此謂爲衆所推而卽帝位也觀下文稱之爲弟語意相對可知註以漢祖爲彥超之兄改作令兄者非

日知錄卷之二十七

日知録卷之二十八

拜稽首 史學

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則爲長跪首至手則爲拜手手至地則爲拜首至地則爲稽首此禮之等也君父之尊必用稽首拜而後稽首此禮之漸也必以稽首終此禮之成也今大明會典曰後一拜叩頭成禮此古之遺意也

古人以稽首爲敬之至周禮太祝辨九擣一曰稽首註稽首拜中冠重臣拜君之禮禮記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達君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秦伯享晉公子重耳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襄公三年盟于長樓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

徐鎮 私藏 書記

欒矣。二十四年鄭伯如晉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哀公十七年盟于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國語襄王使名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鼻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執玉鼻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可以見稽首之爲重也自敵者皆從頓首李陵報蘇武書稱頓首

陳氏禮書曰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也然君於臣亦有稽首書稱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有稽首儀禮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蓋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春秋之時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禮書以頓首爲首頓於手而已

荀子言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似未然古惟喪禮始用稽顙蓋以頭觸地其與稽首乃有容無容之別

稽首頓首

今表文皆云稽首頓首蔡邕獨斷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

百拜

百拜字出樂記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間賓主交拜近至於百註云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是也徐伯魯曰按鄉飲酒禮無百拜此特甚言之耳若平禮止是一拜再拜即人臣於君亦止再拜孟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禮至末世而繁自唐以下即有四拜大明會典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其父母亦行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是四拜唯於父母得行之今人書狀動稱百拜何也

古人未有四拜之禮唐李涪刊誤曰夫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尚不可加今代婦謁姑章其拜必四詳其所自初則再拜次則跪獻衣服女史承其筐篚則跪而受之常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耳

戰國策蘇秦路過雒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蓋因謝罪而加拜非禮之常也黃庭經十讀四拜朝太上亦是加拜今人上父母書用百拜亦為無理若以古人之拜乎則古人必稽首然後為敬而百拜僅賓主一日之禮非所施於父母若以今人之拜乎則天子止於五拜而又安得百也此二者過猶不及明知其不然而書之此以偽事其親也洪武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皆非實禮其定為儀式令人遵守於是禮部定儀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

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舅姑與尊長則曰家書敬復尊長與舅姑則曰書付某人

九頓首三拜

九頓首出春秋傳然申包胥元是三頓首未嘗九也杜註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每頓首必三此亡國之餘情至迫切而變其平日之禮者也七日夜哭於鄰國之庭古人有此禮乎七日哭也九頓首也皆亡國之禮也不可通用也

韓之戰秦獲晉侯晉大夫三拜稽首古但有再拜稽首無三拜也申包胥之九頓首晉大夫之三拜也

楚語湫舉遇蔡聲子降三拜納其乘馬亦亡人之禮也

周書宣帝紀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後代變而彌增則有四拜不知天元自擬上帝凡冕服之類十二者皆增爲二十四而笞棰人亦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然未有四拜

東向坐

古人之坐以東向爲尊故宗廟之祭太祖之位東向即交際之禮亦賓東向而主人西向漢書註如淳曰君臣位南北面賓主位東西面新序楚昭奚恤爲東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是也史記趙奢傳言括東向而朝軍吏田單傳言引卒東鄉坐師事之淮陰侯傳言得廣武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王陵傳言項王東鄉坐陵母周勃傳言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田蚡傳言召客飲坐其兄

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南越傳言王太后置酒漢使者皆東鄉漢書蓋寬饒傳言許伯請之迺往從西堦上東鄉特坐樓護傳言王邑父事護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向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後漢書鄧禹傳言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桓榮傳言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天子親自執業皆待以賓師之位此皆東向之見於史者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自西階而升故東鄉自東階而升故西鄉而南鄉特其旁位如廟中之路故田蚡以處蓋侯也

孝文紀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註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是時羣臣至代邸上議則代王爲主人故西鄉

舊唐書盧簡求子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爲亞帥每亭中讌集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是唐人亦以東向爲賓位也

坐

古人席地而坐西漢尚然漢書雋不疑傳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舊矣是也

古人之坐皆以兩膝著席有所敬引身而起則爲長跪矣

史記范雎傳言秦王跽而請秦王復跽而請先生補梁孝王世家帝與梁王俱侍坐太后前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

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帝跪席舉身曰諾是也禮記坐皆訓跪三國志注引高士傳言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以此

土炕

北人以土爲牀而空其下以發火謂之炕古書不載詩瓠葉傳炕火曰炙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左傳宋寺人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新序宛春謂衛靈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漢書蘇武傳鑿地爲坎置熅火是蓋近之而非炕也庾信小園賦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煙而堪眠舊唐書東園高麗傳冬月皆作長坑下然熅火以耵煙此即今之土炕也但作坑字

水經注土垠縣有觀雞寺寺內有大堂甚高廣可容千僧下悉結石爲之上加塗壓基內疏通枝經脈散基側室外四出爨火炎勢內流一堂盡溫此今人煖房之制形容盡之矣

冠服

漢書五行志曰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余所見五六十年服飾之變亦已多矣故錄其所聞以視後人焉

豫章漫抄曰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箭闊寬副閎謂予言亦太祖所製若曰六合一統云爾楊維楨廉夫以方巾見太祖問其製對曰四方平定巾上喜令

士人皆得戴之商文毅用自編民亦以此巾見

太康縣志曰國初時衣衫褶前七後八弘治間上長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長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則平頂高尺餘士夫不減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長下短似弘治時市井少年帽尖長俗云邊鼓帽弘治間婦女衣衫僅掩裙腰富者用羅緞紗絹織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襴髻高寸餘正德間衣衫漸大裙褶漸多衫唯用金彩補子髻漸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以髻高如官帽皆鐵絲胎高六七寸口周圍尺二三寸餘

內丘縣志曰萬曆初童子髮長猶總角年二十餘始戴網天啟間則十五六便戴網不使有總角之儀矣萬曆初庶民穿膁鞋儒生穿雙瞼鞋非鄉先生首戴忠靖冠者不得穿廂邊雲頭履俗呼朝鞋至近日而門快輿皁無非雲履醫卜星相莫不方巾又有晉巾唐巾樂天巾東坡巾者先年婦人非受封不敢戴梁冠披紅袍繫拖帶今富者皆服之又或著百花袍不知創自何人萬曆間遼東典冶服五彩炫爛不三十年而遭屠戮茲花袍幾二十年矣服之不裂身之災也兵荒之咎其能免與

袙衣

按褻衣謂之袙衣宋太祖召竇儀入禁闈問事儀至屏幃間覘見上袙衣因卻退中官趨出儀曰聖上袙衣未必知儀來但奏云宣到翰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趣索衫帶著後方召見之

通鑑唐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袙衣見彥昭袙楚懈反廣雅梢裙袵謂之襩袙一曰襢衣李義山詩芙蓉作裙袙又曰裹袙芙蓉小襩音喟紐也

對襟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惟騎馬許服以便於乘馬故也其不應服而服者罪之今之罩甲即對襟衣也戒庵漫筆云罩甲之制比甲稍長比襖減短正德間創自武宗近日士大夫有服者按說文無袂衣謂之褙趙宧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謂之蔽甲方俗謂之披襖小者曰背子即此製也魏志楊阜傳阜嘗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袖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則當時已有此製

左衽

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陳益爲奉使金國屬官過滹沱

光武廟見塑像左衽岳珂桯史云至滹水宜聖殿像左衽泗州塔院設五百應眞像或塑或刻皆左衽此制蓋金人爲之迄於明初而未盡除其見於實錄者永樂八年撫安山東給事中王鐸之奏宣德七年河南彰德府林縣訓導杜本之奏正統十三年山西絳縣訓導張幹之奏屢奉明旨而未即改正

行縢

詩邪幅在下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左傳帶裳幅舄註同亦作偪禮記偪屨著綦釋名偪所以自逼束今謂之行縢言以裹脚可以跳騰輕便也戰國策蘇秦羸縢負書擔囊吳志呂蒙爲兵作絳衣行縢舊唐書

此等處知古之制度足矣不必泥也

德宗入駱谷值霖雨道塗險澀衛士多亡歸朱泚東川節度使李叔明之子昇及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叢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斂臂爲盟著行縢釘鞵更鞚上馬以至梁州它人皆不得近及還京師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

古人之韈大抵以皮爲之春秋左氏傳註曰古者臣見君解韈既解韈則露其邪幅而人得見之采菽之詩所以爲詠今之村民往往行縢而不韈者古人之遺制也吳賀邵爲人美容止坐常著襪姊从衣字希見其足則漢魏之世不襪而見足者多矣

樂府

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徼漢書張放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霍光傳奏昌邑王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後漢書律曆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諫議大夫韋雜試問房于樂府是也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即名之曰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後漢書馬廖傳言哀帝去樂府註云哀帝即位詔罷鄭衛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是亦以樂府所肄之詩即名之樂府也

寺

寺字自古至今凡三變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豎之名周禮寺人註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易之閽寺詩之

婦寺左傳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張寺人惠牆伊戾寺人柳寺人羅皆此也崔杼使圍人駕寺人御而出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職而官舍通謂之寺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此亦是漢時解耳漢人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爲九寺又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漢書元帝紀註師古曰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風俗通曰寺司也唐書楊收傳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諸官府所止皆曰寺後漢書安帝紀皇太后幸雒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徐註寺官舍也張湛傳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註寺門即平陵縣門也樂恢傳父爲縣吏得罪於令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吳志淩統傳亦云又變而浮屠之居亦謂之寺矣石林燕語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裔賓客明帝時攝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負經至舍於鴻臚寺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爲浮屠之居即雒中白馬寺居稱寺本此

省

十三布政使司今人謂之十三省者沿元之舊而誤稱之也元時爲行中書省者十一曰遼陽等處曰鎮東曰陝西等處曰四川等處曰河南江北等處曰雲南等處曰江浙等處曰江西等處曰湖廣等處曰甘肅等處曰嶺北等處國初沿元制立行中書省洪武七年以京畿應天等府直隸六部改行中書省爲布政使司今當稱十三布政司不當稱省

職官受杖

撞郎之事始於漢明後代因之有杖屬官之法曹公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魏畧韓宣以當受杖豫脫袴纏禪面縛宋劉道錫爲廣州刺史杖治中荀齊文垂死魏劉仁之監作晉陽城杖前

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隋文帝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燕榮爲幽州總管元弘嗣除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勑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乃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皆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杜子美送高三十五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棰楚辭唐時自簿尉以上即不加捶楚優於南北朝多矣

黃氏日抄讀韓文公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通鑑註唐謂州曹諸司參軍爲判司然則唐之判司簿尉類然與然唐人之待卑官雖嚴而卑官猶得以自申其法如劉仁軌爲陳倉尉擅殺折衝都尉魯寧是也我朝判司簿尉以待新進士而筦庫監當不以辱之視唐重矣乃近日上官苦役苛責甚於奴僕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關繫世道

唐自兵興以後杖決之行即不止於簿尉張鎬杖殺豪州刺史閭丘曉嚴武杖殺梓州刺史韋彝韓皋杖殺安吉令孫澥柳仲郢杖殺南鄭令權奕劉晏爲觀察自刺史六品以下得杖而後奏則著之於令矣宋史理宗淳祐二年三月詔今後州縣官有罪帥司毋輒加杖責

晉書王濛傳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則不獨外吏矣南齊書陸澄傳即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南

曉即殺王昌齡者

史蕭琛傳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啟曰即有杖起自後漢爾時即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即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士人多恥爲此職自魏晉以來即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止是空文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宋明帝 齊高帝 文帝 孝武）有被罰者別繇犯忤主心非關常準泰始建元以來並未施行自奉敕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不人懷慙懼乞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此今日公譴擬杖之所自始

世說桓公在荊州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閤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桓公曰我猶患其重是令史服朱衣而受杖也（南史孔覬傳爲御史中丞令史爲有司所糾原不問）

南齊書張融傳大明五年（宋孝武）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梁書江蒨傳弟葦爲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即官之杖虛杖也故至於千僮幹之杖實杖也不得過十然亦失中之法

沈約大明中爲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襍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數百人約役僮過差有司奏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祇給王可量聽行杖得行幹杖自此始也

北朝政令比之南朝尤爲嚴切高允傳言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孝昭帝紀言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而及其末世則有如高陽王雍之以州牧而杖殺職官任城王澄傳唐邕之以錄尚書而撾撻朝士本傳者矣

押字

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不知始於何代岳珂古家盆杆記言得晉永寧惠帝元年甕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則晉已有之然不可考南齊書太祖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上手迹下名答報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陸

昔人重押字至有刻石以傳者孫廷銓顏山雜記載鳳皇山玉皇宮宋四主御押太祖太宗太真宗毘仁宗沕缺矣王魯齋押字跋子觀溫公押精神風致自然見於誠意之表唐末五季押字怪誕詭辭亡宜也

倕戲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魏書崔玄伯尤善行押之書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北齊書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鍾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陳書蕭引善隸書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匕似鳥之欲飛唐書董昌僭位下制誥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今人亦謂之花字北齊後主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北史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黃伯思謂魏晉以來法書梁御府所藏皆是朱异唐懷克沈熾文姚

懷珍等題名于首尾紙縫間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後人花押蓋沿于此又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癸辛雜識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即是用名字稍花之如常陟五雲體是也）不知南北諸史言押字者如此之多而韓非子言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則戰國時已有之又不始於後世也

三國志少帝紀註世說及魏氏春秋並云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御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勸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按鴨者勸帝押詔書耶是則以親署爲押已見於三國時矣（南北朝謂之畫勅）

邸報

宋史劉奉世傳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呂溱傳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曹輔傳政和（徽宗）後帝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邸報字見于史書蓋始於此特然唐孫樵集中有讀開元雜報一篇則唐時已有之矣

酒禁

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此刑亂國用重典也周官萍氏幾酒謹酒而司虣禁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搏而戮之此刑平國用中典也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則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禮也故成康以下天子無甘酒之失卿士無酣歌之愆至于幽王而天不湎爾之詩始作其教嚴矣漢興蕭何造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曹參代之自謂遵其約束乃閭中聞吏醉歌呼而亦耳酒張飲與相應和是并其畫一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禮鄭侯既闕之於前糾民以刑平陽復失之於後弘羊踵此從而榷酤夫亦開之有其漸乎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用賢良文學之議罷之而猶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遂以爲利國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實濫觴於此（困學紀聞謂榷酤之害甚於鹽之初稅畝）然史之所載自孝宣已後有時而禁有時而開至唐代宗廣德二年十二月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之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自此各禁而實許之酤意在榷錢而不在酒矣宋仁宗乾興初言者以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禁羣飲節用之意孝宗淳熙中李燾奏謂設法勸飲以歛民財周輝雜志以爲惟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此榷酤之弊也至今代則既不榷緡而亦無禁

令民間遂以酒爲日用之需比于饔飧之不可闕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論莫有起而持之者矣

邴原之游學未嘗飲酒大禹之疏儀狄也諸葛亮之治蜀路無醉人武王之化姝邦也

舊唐書楊惠元傳克神策京西兵馬使鎮奉天詔移京西戍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賜宴諸將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爲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勳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爲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饋於道路唯惠元一軍餅罍不發上稱歎久之降璽書慰勞及田悅叛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能以衆整如此即治國何難哉沈括筆談言太宗朝禁卒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有罪

魏文成帝大安四年釀酤飲者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朝官飲酒者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產女子沒官可謂用重典者矣然立法太過故不久而弛也

水爲地險酒爲人險故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萍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黃魯直作黃夔字說云酒善溺人故六夔皆以舟爲足徐尚書石麒有云傳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禍烈於火而其親人甚於水有以夫世盡殃於酒而不覺也讀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螢雪叢說言頃年陳公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與同僚談舉知命者不立乎巖牆

之下問之其人曰酒亦巖牆也陳因是有聞遂終身不飲頃者米醪不足而烟酒興焉則眞變而爲火矣

賭博

萬曆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閒有相從賭博者至天啟中始行馬弔之戲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幾於無人不爲此有如韋昭論所云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者吁可異也考之漢書安丘侯張拾即其已及侯黃遂樊侯蔡辟方並坐摴蒱免爲城旦（貨殖傳掘冢博揜犯姦成富王符潛夫論以游博持掩爲事）師古曰摴或作樗六樗也揜意錢之屬也（後漢書梁冀傳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皆戲而賭取財物宋書王景文傳爲右衛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蒱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劉康祖傳爲員外郎十年再坐樗蒱戲免南史王質傳爲司徒左長史坐招聚樗徒免官（世宗）金史刑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賭樗法贓不滿五十貫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上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爲職官當先廉耻既無廉耻故以小人之罰罰之今律犯賭樗者文官革職爲民武官革職隨舍餘食糧差操亦此意也但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罪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晉陶侃勤於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樗之具悉投於江將吏則加鞭杖卒成中興之業爲晉名臣唐宋璟爲殿中侍御史同列有樗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

之傳者惶恐自匿後爲開元賢相而史言文宗切於求理每至刺史面辭必殷勤戒敕曰無嗜傳無飲酒內外聞之莫不悚息然則勤吏事而糾風愆乃救時之首務矣

唐書言楊國忠以善樗蒱得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蒱簿計筭鈎畫分銖不悞帝悅曰度支郎才也卒用之而敗玄宗末年荒佚遂以小人乘君子之器此亦國家之妖孽也今之士大夫不慕姚崇宋璟而學楊國忠亦終必亡而已矣

山堂考索宋大真宗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進士蕭玄之本名琉嘗因賭傳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登第詔有司召玄之詰問引伏奪其勑贖銅四十斤遣之宋制之嚴如此今之進士有以不工賭傳爲耻者矣

晉中興書載陶士行言摴蒱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近日士大夫多爲之安得不胥天下而爲外國乎

遼史穆宗應曆十九年正月甲午與羣臣爲葉格戲解曰宋錢僖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按應曆十九年爲宋太祖之開寶二年是契丹先有此戲不知其所自來而其年二月己巳即爲小哥等所弑君臣爲謔其禍乃不旋踵此不祥之物而今士大夫終日執之其能免於效尤之咎乎

宋史太宗紀淳化二年閏月己丑詔犯摴傳者斬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二年禁民間賭傳犯者流之北地刑亂國用重典固當如此

今日致太平之道何繇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京債

赴銓守候京債之累於今爲甚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二月丙寅中書奏赴選官多京債到任塡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銓於前件州府（河東鳳翔鄜坊邠寧等道）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從之蓋唐時有東選南選其在京銓授者止關內河東兩道採訪使所屬之官不出一千餘里之內而猶念其舉債之累先於戶部給與兩月料錢非惟恤下之仁亦有勸廉之法與今之職官到任先辦京債剝下未足而或借庫銀以償之者得失之數較然可知已

若夫聖主之所行有超出於前代者太祖實錄吳元年七月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賜知府知州知縣文綺四絹六羅二夏布六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各半府州縣佐貳官視長官半之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又半之各府經歷知事同佐貳官州縣吏目典史視佐貳官又半之父母妻子皆如之其道里費知府賜白金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三治中半之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視府通判經歷及州判官視府同知半之縣丞主簿視知縣又半之知事吏目典史皆十兩著爲令上曰今新授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則他日不免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而責之奉公難矣洪武元年

二月詔中書省自今新除府州縣官給賜白金一十兩布六匹十年正月甲辰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任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空乏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資用既乏流爲醫卜使人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十七年七月癸丑北平稅課司大使熊斯銘言仕者得祿養親此人子之所願也然有道遠而不得養其父母者乞令有司給以舟車俾得迎養以盡人子之情廷議以雲南兩廣四川福建官員家屬赴任者官爲給舟車已有定例自今凡一千五百里以外者宜依例給之制可二十二年八月命故官妻子還鄉者亦給車舟豈非愛民之仁先於恤吏者乎

居官負債

居官負債雖非君子之行似乎不干國法乃考之於古有以不償債而免列侯者漢書孝文三年河陽侯陳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免免侯爵是也有以不償債而貶官者舊唐書李晟子惎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沈湎酒色恣爲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回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爲回鶻所訴文宗怒貶惎爲定州司法參軍是也然此猶前代之事使在今日則回鶻當更貸之以錢而爲之營其善缺矣元史太宗十二年以官民貸回鶻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

羨息其害爲甚認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命凡假
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爲令

臨川圖書館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